

媽媽病了一愛的不完美旅程

穆香怡

那天回娘家，夜裡，媽媽已睡熟，我為了找個東西，潛進她房間。我拿好東西，欲速離去，回頭時，視線正好落在媽媽霜白稀疏的髮絲上，我心頭一驚。瞬間，床邊夜燈的朦朧微光將我和媽媽拉出現實，鎖進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時空裡。我像是窺探什麼寶物似的，屏息往前走兩步，凝視媽媽的睡顏。她的膚色向來白皙，且這些年因體重增加，雙頰更顯圓潤緊緻。確定媽媽的面容與平日相差無幾後，我才敢將目光移到她的頭髮上。

長年染髮的媽媽，從兩年前開始化療以後，不再碰染劑，改戴假髮。記得媽媽買回假髮的那個週末，我們三姊妹還搶戴假髮玩自拍，調侃著誰最適合什麼樣的髮型。假髮與媽媽原本的髮型相似，但髮量倍增，更顯年輕。一開始我看不慣，總覺得假。時間久了，我陷入以假亂真的幻覺卻絲毫不察，以為那茂密髮量和烏亮髮色就是我的媽媽，以為年屆古稀的她不會老過。

直到今晚，白髮無預警現身，敲碎女兒裡頭期盼媽媽不老不衰的私心，我不想正視媽媽的脆弱，但此刻不得不承認她不再年輕。尤其是在化療期間，她的體力加速衰退，就連引以為傲的廚藝也褪色，曾經拿手的菜餚，現已不復記憶。

我想多看幾眼，卻怕吵醒媽媽，怕她看見我眼裡的驚懼，更怕愛美的她發現女兒覺得她老了。我趕緊潛出，小心翼翼把門關好。我輕撫胸口，想到媽媽痊癒竟也過了半年。時光流逝之快，病痛的煎熬船過水無痕，如今仍可為化療作證的，似乎只剩下夜深時分探出頭來呼吸的白髮而已。

抗癌的十八個月走來，從兩次開腹手術、十三次住院化療和人工造口日日清洗、每週至少更換一次的不便，從絕望和盼望、懼怕和信靠擺盪的兩端，媽媽、我和兩個妹妹的生活已回復常態，不必再如暈眩的彈簧一般。家人之間，生死與共有時、雲淡風輕有時，分明曾經一起走過那麼艱難的路，見面的話題卻常流轉於吃什麼、喝什麼而已。

如今平靜的生活，讓那段被病痛壓縮又無限拉伸的時光看似不會存在，感恩之餘也帶著一絲惶恐，怕記憶偷天換日，以為媽媽的痊癒是因為我們的信心多麼有能、那段路走來多麼有愛。實則苦難最大的美德，是將我們生命底層的軟弱與腐朽，從不見天日的箱底翻出來，再把靈魂晾在陽光底下，照出我裡面的美醜與肥瘦。

驗出大腸癌第三期的那年，媽媽六十七歲，經營家中油漆店生意三十三年。確診前，媽媽已長期受便秘之苦，瀉藥不離身，只要三兩天不排便，就急著服藥讓自己腹瀉。顧店的壓力，讓她無法安心如廁。有了這個明擺於眼前的致癌因素，加上這幾年買氣大不如前，我和妹妹趁機建議她收店養病、病後養老。

那陣子，縈繞在母女和姊妹之間的話題，除了病情的臆測、抗癌的規劃，更有許多對媽媽老後生活的揣想。

言談中，我覺察到自己乍似傾訴對病情的擔憂，埋在心裡深處的，實為抒發自小對家庭環境的怨懟。我想要把現實中不完美的片段，藉機納入我屬意的鏡頭，待我拉一把導演椅過來，把媽媽的病情和油漆店去留，導成我心目中的樣子。喔，還有一件，要是媽媽的個性和靈命也能更上一層樓，那就太完美了。

從店門口突兀的競選人看板，通道兩側油漆桶上零落的紙箱，店內無時不散放各式型錄和刊物的桌面，桌旁的報紙堆，那張斜了半邊、讓人坐跌下來而媽媽卻堅決不丟的籐椅，再到那些原本能坐、能站的空間，要不是放滿塑膠袋，就是落滿久未揮除的塵埃。尤有甚者，在這個老店面，媽媽鎮日浸泡在朋友和客人的口水裡，聊那些不屬靈的話題。這些，我都要她脫離。

我期待媽媽搬家，離開現有的髒亂，進入全新的整潔。

我期待媽媽展開新的人生，期待癌症讓她看見那些我希望她看見的事。

療程展開之前，因著女兒們的介入和媽媽自己的體悟，店面是整齊些，媽媽的作息也從容些，但這初露苗頭的改造計畫，在第一次化療之後，全然停擺。

開刀切除癌細胞同時，醫生在媽媽的右腹部開了一個洞，作為人工肛門，接上造口袋。只要糞便、糞水流進造口袋，就要即刻清洗，以免髒臭。每天清洗造口袋費事，所幸自己來就可以，不似每週更換造口袋的工作，須由他人代勞。我住得離娘家遠，這工作落在兩個妹妹身上。媽媽最不願麻煩兒女，為此十分痛苦。剛開始，造口袋常漏便，媽媽半夜急電妹妹過來，有時一弄就到天亮。連造口袋都搞不定，家，還能搬到哪裡呢？

一邊是人工造口的混亂，一邊是逢三週便住院化療一週的奔波與不適，母女四人的生活被癌症打亂、被造口任意擠壓。媽媽難敵沮喪情緒，一煩悶便破口大罵，我帶著孩子隔週回家探視，也有不愉快的時候。母女間常有爭執，然後又忙著為這廂化解、替那廂傳話。平復了，又衝突，反反覆覆。

捱過第一次手術和化療，媽媽休息一陣子，又開始拉起鐵門、賣起油漆。累了，就關門上樓睡覺；精神足了，下樓開店，陪客人聊天。

也許是母女心靈契合，也許是認清自己無法為媽媽做更多，就不要強求她走進我的套路。從媽媽生活的軌跡，我看見：不論治療結果如何，癌症不會帶來我與兩個妹妹編織的那些改變。媽媽會一直開店，即或有現成豪宅等她入住，她也不會搬；在她心目中，油漆店才是她唯一的家。漸漸地，我能體會媽媽沒說出口的無奈，不再把她的無奈視為無能，因為我發現，比媽媽更無能的，是我自己。

正當媽媽進入化療的高峰期，我掉入十年婚姻中的低谷。從兩年前兒子出生後，夫妻關係便節節敗退。該說的話，不願說；不該說的，一句也不放過。一方在盛怒和暴力中咄咄相逼，一方在苦毒和冷漠中日日封閉。夫妻間的緊張對立，在媽媽化療那年達到頂顛。我的媽媽抱著虛弱病體，躺在醫院，注射殺死癌細胞的毒針，而我攬著自己虛弱的靈魂，死守著日益艱困的家庭關係和我那剛滿兩歲的兒子。

我在媽媽面前避談先生，好在我本來話少，對婚姻的沉默便不突兀，但這只是我一廂情願的掩飾。那天，我陪媽媽看電視，媽媽突然轉過頭來，用溫柔的眼神注視我，說：「雖然妳沒說什麼，但是如果妳在家裡不開心，想回媽媽的家，隨時歡迎妳回來。」媽媽平時有話直說，這次她卻點到為止，說得若有似無。

原本以為自己能為媽媽做些什麼，在我最應該為她付出的時候，才發現我的心已然掏空。原以為是我去看媽媽，結果卻是被她看穿。在我自認剛強，既能挺住苦水般難以吞嚥的婚姻，猶能回過頭來陪媽媽走一段時，我的憔悴、麻木和倦怠，已將我絆住，無法再往前一步。

坐在導演椅上的我，希望鏡頭蒙上一層金粉。每個場景唯美經典，沒有瑕疵；每場對話精雕細琢，讓人動容；每個人物更是有情有義，令人喜歡。

可惜，幻化一切的金粉並不存在，我也沒有那麼愛我的媽媽。我很少在她憂傷時勸慰陪伴，一逕想避開她在病中翻騰的情緒。比起她的健康，自私的我更不想放過她的缺失。我常對媽媽指指點點，自以為看懂她的病因。媽媽看透狂妄自大的我，但是她沒有把我說死、說穿，反倒要我常回家。在她最虛弱的時候，她依然伸出手來，給我溫暖的擁抱。

我終於承認我裡頭的荒蕪，那些冠冕堂皇的期待啊、說辭啊，不過是我用以粉飾靈裡貧瘠的道具。其實迫切需要的，不是改變油漆店的環境和媽媽的生

活方式，更不是尋找哪裡還有可行的理論，要婚姻裡錯綜複雜的大小齒輪立即轉動。我唯一能做的，是來到上帝面前，承認匱乏，承認我需要祂。

從那時起，每個不眠之夜，成了我在黑暗中呼求的曠野；每個早起的清晨，成了我與神相會的密所。壓抑在心底的沉痛和不解、緊握在手中的仇恨和不滿，化為神面前的哭求和認罪，臉上的淚痕乾了又濕、濕了又乾。不愛的愛情和不親的親情，是我無能為力的習題。神啊，求祢為我開道路。

我在神的懷中繳械，看見神應允所求，為我修平崎嶇之地。那些令我窒礙難行的罪，神一一清除。生命，變得有路可走。

曾經我以為：「看哪！我多麼剛強，為神做了這麼多！」

現在我知道：「看哪！我多麼軟弱，神卻為我做了這麼多！」

化療歷經十個月結束，又觀察了兩個月，確定癌細胞除淨且養足體力，媽媽二度進入開刀房。這次是為收住腹部造口，迎接媽媽的，是宛如新生的正常人生活。

媽媽開刀住院的那個週末，我住在醫院照顧她。當我走進病室，只見眼前身著院服、手腕插針的媽媽，不再是一個需要改造的對象，而是在苦難中飛翔的天使。

她看見我來，笑著說：「小孩有人顧嗎？謝謝妳還來陪我。」

我想，媽媽怎麼不怨我現在才來？她總是先考慮我，而不是她自己。

從病床上起身時，她說：「沒關係，不用扶，我自己來就可以。」

我知道，肚子上十五公分的傷口一定很疼，怎會不需要幫忙？

她還是那麼熱情，芝麻綠豆的小事都能講得津津有味。那中氣十足的嗓門，不管再怎麼壓低音量，還是能從窗邊床位直達病室門口。

我依舊少話，只是聽著她。

病的是她，療癒的是我。

我裡頭的銅牆鐵壁瓦解了，我不再認為收店搬家才是這場病必要的結果，也不再視媽媽為愚拙的，就如我不再用自己的驕傲，撐住我的婚姻。在我眼中破敗如廢墟的老家，載滿媽媽半生的心血和人脈。我已振翅飛向自己的天空，獨立於這些，但是我不能否認這裡是媽媽的根基，這間店就是她的生命。

之後，妹妹重振旗鼓，問何時搬家？我說，家不用搬，店也不會收，因為這才是我們的媽媽。曾經我那麼渴望揮別這間油漆店，現在我反倒扮起說客，要妹妹學習接納。

我不再念媽媽為何不丟紙箱，現在只要開車回家，我就會載紙箱去資源回

收廠，通常賣個百來塊吧。錢的多寡不重要，因為這是媽媽想要的方式，這樣就夠了。

我不再怪她為何不丟藤椅。若嫌椅子礙眼，把它挪到一旁就好。

我不再嫌棄她的朋友。寡言如我，媽媽和朋友抬槓更有趣味。

那一夜，我在媽媽房裡，以為滿頭白髮之所以令我失措，是因不忍見媽媽衰老。過了好些時候我才明白——懼怕，是因為我說不出來，除了歲月遞嬗和肉眼能見的變化之外，淤結在我胸中的塊壘，究竟是什麼？

「媽媽病了，然後呢？」我真正想知道的，是這個。

這不是一齣盡善盡美的劇，我也不是導演。媽媽病了，然後是一段愛的不完美旅程。我的心就像缺角的玻璃，隨處是傷人的鋒利，愛卻將我擁抱，如此明亮、如此深刻，來自我的母親，亦來自永恆至聖的天父。